

海峡女神

章 武



福建文学创作丛书

海峡女神

章 武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海 峡 女 神

章 武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6 4.7777印张 2 插页 74千字

1982年9月第1版

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430

书号: 10173·323 定价: 0.42元

可喜的起点

——章武《海峡女神》序

何 为

章武同志捧了一本他的书稿来到寒舍，向我倾谈他在编辑工作之余，近年来致力于散文写作的甘苦，谦虚诚恳，如同一次心灵的剖白。我建议，他这一席话，不如由他自己写成文字，远比我写什么序言之类强得多。但是他还是把装订整齐的稿本留下来。因为有约在先，只能从命照办。同时我也发表声明，我为他人书稿作序暂且告一段落。

我和章武相识时间，大约有五年多，我们是在革命老根据地——杭县，与许多青年文学工作者一起，在历史转折的时刻，迎来欢腾的十月。其后他调到《福建文学》编辑部工作，成为我楼下的邻居，时有往返。我们都是魅人的

散文领域中的热情追求者，见面时的共同话题常常离不开散文写作。

然而，我首先感到，章武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编辑。报刊编辑付出的劳动常常是不分昼夜的，章武对自己分担的工作，总是全力以赴。我认为，文学编辑如有可能业余从事创作实践，更有利于提高编辑的业务水平，应予鼓励。但是编辑与写作，不可否认存在时间上的矛盾，往往顾此而失彼，甚或换错了位置。在这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上，章武是处理得较好的。其实说来也简单，无非是充分利用业余时间，牺牲一些假日和星期天，少看春花秋月，多多伏案劳作。有所失，才有所得。此其一。

其二，章武是个不倦的生活探索者。他长期在县报道组工作，熟悉闽南农村生活，到省里后仍然有机会到生活中去，不断扩大生活积累。我想指出一点，章武对生活的态度充满了热情，恰如海绵吸水，从生活大海里不断吸取创作素材。在上杭时见到他的一本笔记，发现他不仅善于敏感地从纷繁生活中，抓住动人的场景、人物和事件，乃至一些细节，端端正正加以笔录，而且一笔不苟，随时勾勒现场图景

和实物写生，以图画形象补充文字。即此一端，可见他对深入生活积累素材的认真态度。

其三，他对创作的态度是严肃的。记得五年多以前，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，通篇都是新闻通讯。他意识到这一点，经过刻苦努力和勤奋写作，逐渐摆脱新闻语言的束缚，力求赋予文字以丰富的表现力。这几年，他的散文无论是锤字炼句或谋篇成章，都有长足进步。他不为时下流行的庸俗“关系学”所惑，也不屑为之，只是老老实实在笔端上下功夫。短短数年，章武在本省散文作者队伍中，属于屈指可数之列。

章武的散文，大抵以生活中的实地实景和真人真事为依据，书中描绘福建沿海的风景画和风俗画，呈现出画中人物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，以及对祖国统一大业的迫切期望。许多画面洋溢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。

在翻阅《海峡女神》每一篇细心修改过的散文时，我在欣赏之余，同时又觉得作者还留着一些新闻笔调的痕迹。某些篇章有时过于拘泥事实。如何更好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

间的关系，在艺术创作中掌握“虚”与“实”的关系，是章武目前创作中面临的一个课题。他的散文热情有余，往往精深不足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，“不够深沉，不够含蓄”，并提到我过去对他的作品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感叹号太多。句号太少。”这句话其实并不完全确切，只说到了一个方面。我想，重要的是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创造，在散文园地里的百花品种越多越好。

《海峡女神》是章武的第一本散文集。这是一个可喜的起点。我相信，随着福建向四化起步，章武和本省的散文作者，必将以充沛的热情，在自己作品里留下伟大时代前进的足音。

一九八二年元月二十三日。

壬戌年小年夜。

·
目
录
·

第一辑 涛之声

- 海峡塔影 · 3 ·
海峡女神 · 8 ·
望金门 · 14 ·
台湾路纪事 · 23 ·

第二辑 春之声

- 春到百花村 · 33 ·
集美情思 · 42 ·
在别墅的废墟上 · 53 ·
“宋家香”礼赞 · 59 ·
九龙江笔记 · 64 ·
榕城仲夏夜 · 71 ·

泉州印象	• 76 •
花岗岩之歌	• 82 •
送您一束水仙花	• 89 •
平潭一条街	• 96 •
海上玉蝴蝶	• 101 •

第三辑 历史的迴声

云骧阁夜月	• 113 •
汀州二题	• 120 •
木棉庵遐思	• 131 •
繁星赋	• 137 •
揭开“阿波丸”之谜	• 144 •

第一辑

涛之声



海 峡 塔 影

在台湾海峡西岸，在福建省东部沿海，不知有多少座石塔！

千百年来，它们面对茫茫大海，坚毅而又沉默地屹立着——不论在风里，在雨里，在灿烂的阳光下，或是在淡淡的，如同梦幻一般朦胧的月光下……

几乎每一座石塔都有一个美丽而又神奇的传说。几乎每一个传说的结局都是一场悲剧，令听者怆然而涕下。

有座“姑嫂塔”。说是古时候有一对穷苦的姑嫂，每天涨潮时分，都要各搬一块石头到山顶上，垫着脚，远眺大海，盼望到海外谋生的亲人扬帆归来。年复一年，她俩脚下的石块

已垒成高高的石塔，而亲人的归舟仍无法望见。于是，绝望之下，姑嫂二人双双跳崖……

又有座“望夫塔”。说是一群侨乡妇女好不容易捐银集资，建起了一座石塔。有一天，海外亲人终于归航了，但望见石塔，误为异乡，又转棹远去。从此，一去不复返……

海天苍苍，岁月悠悠。古往今来，多少爱和恨，多少愁和怨，多少次的生离死别，悲欢聚散，终于凝聚成这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。谁能说，这一座座石塔是冰冷而又默默无言的呢！

我常常在塔上遇见回国观光的侨胞和港澳同胞。

我也不止一次在塔上遇见来自台湾或澎湖列岛的渔民——他们在海上捕鱼时，或者遇上风暴，船坏了，急需靠岸修理；或者有人得了急病，必须就近求医；或者是为了补充必不可少的淡水和蔬菜……总之，各种公开的或一时不便公开的理由，使他们的渔轮驶进了我们的港口，受到了真诚和热烈的欢迎。虽然，他们在大陆只能逗留短短几天，时间比金子还要宝

贵，但他们在探亲会友、修船治病、购置新鲜食品和在台湾十分缺乏的当归、云南白药等百忙之中，总还忘不了要抽出一点时间，来爬一爬这海港附近的石塔。

一位台湾老渔民告诉我：三十多年前，他就是在塔下告别妻子和儿子，搭乘一条木船从唐山过台湾的。坐在木船上回望故乡，那儿时攀援嬉戏的老榕树，成年后辛勤耕作的番薯园，结婚时和妻子拜天地的石头房子……一切的一切，都渐渐远去，渐渐模糊，渐渐消失。唯有山头上的石塔，还依依不舍地站着，站着，象亲人高高举起的手臂，还在紧紧地揪着离人的心。但不久，连这塔影也渐渐缩小，渐渐下沉，当最后一点塔尖在地平线上隐没时，全船的人都放声痛哭起来。仿佛到了此刻，大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已远离大陆，远离故乡，远离亲人，面前，是风波浩荡，险恶而又飘渺的前程……此后，一别三十余年。别梦依稀，每回在梦中首先显现的就是这座石塔，好象亲人的手臂，在苍茫的海天中，高高地、高高地举起……前些年，台湾报纸天天登载大陆“破四旧”的消息，大家真担心连这石塔也给毁了，他也

好几次从梦中惊醒。这一回，当他们的渔轮驶向大陆，好不容易发现地平线上露出一一点塔尖，接着，塔影愈升愈高，愈显愈明，愈变愈大，又象亲人的手臂，在眼前高高举起时，他放心了，终于放心了：塔在，故乡在，亲人在，乡情和人情都在！果然，那塔下的老榕树，番薯园，以及往昔不曾有过的木麻黄林带，林带中高高耸起的无数幢崭新的石楼房，又一一展现在他的眼前。一颗喜悦的心，简直跳到了喉咙口！

陪同老渔民登塔的，有他阔别重逢的妻子、儿子和初次相认的孙子、孙女。老渔民面对大海，遥指肉眼看不见的海峡彼岸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你们晓得吗？在那一边，也有一座座石塔，大都是历朝历代过台湾的福建人或广东人集资兴建的。每逢节日假日，想家想得心酸时，我们也免不了要爬到石塔的最顶层，一直往这边呆望。望久了，好象眼窝都要裂开，满腔的血都要喷出来……”

我和他全家人一起，踮起脚跟，睁大眼睛，朝东眺望。可是，天苍苍，海茫茫，海天交接处，一片混沌迷濛，连一点塔影也望不见

……只有一片片风筝，一只只汽球，在海空中
随风飘游，慢悠悠地朝东远去……

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够飞到海峡东岸，也
去爬一爬那边的石塔呢？

一九八〇年春

海 峡 女 神

在台湾海峡两岸，凡是有渔船进出的地方，几乎都有妈祖庙。

小时候，我在兴化湾边的一个小渔村里长大。每逢渔汛到来之前，大人们总要备上丰厚的供品，到海滨大榕树下那座小小的妈祖庙去顶礼膜拜。在一片虔诚的祈求“顺风顺水”的祷告声中，我常挤在人缝里，透过氤氲蒸腾的烟雾，偷眼望那在神龛中安然端坐的“妈祖娘娘”。只见她是位身穿红衣的大嫂，长长的耳朵，厚厚的下巴，老垂着眼皮儿眯眯笑，模样儿怪慈祥的。

一位船老艚告诉我：娘娘原姓林，是我们莆田县湄州屿人，宋朝时候羽化而登仙。渔船